

被埋藏的小桶

普里瓦洛夫等著
李葳譯

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售

目次

B · 毒星瓦洛夫

被埋藏的小桶

Y · 雅諾夫斯基

花環

M · 奧萊姆西納

一個被誘騙的少女

B · 黎斯抗德

在邊境上

C · 羅其潘尼支

老漁夫

M · 猶倫

阿霞姑娘

I · 拉希洛

金鳥

V · 卡達耶夫

族

G · 尼古拉葉娃

阿維道蒂雅

F · 克諾爾

無名的同志

五

五

五

五

三

三

一

被埋藏的小桶

B·普里瓦洛夫

尼柯下了馬，把馬繫在籬笆上，就向房子走去了。從打開的窗子，傳來了準備宴會的聲音；米柯最小的一個兒子塞爾垢，在假日回家來了。

在門廊裏，坐着一個黑眼睛的孩子，他每隻手裏拿着一大簇紫葡萄，並且輪流地咬下那美味的水果。當尼柯認識米柯的時候，米柯正是這樣的一個孩子。那時米柯是六歲；而尼柯是十二歲。這是在一百一十年以前。

這孩子是這樣忙着吃他的葡萄，以致他沒有注意到那個老人。尼柯已經記不清他自己有多少大孫子了（一共有五十多個），至於他友人的許多後裔，他很久以前就不打算記住他們的名字了。所以他帶着慈愛和外交的手腕對那孩子說，「小孩，你爺爺米柯在哪兒呢？」

「在花園裏呢，」那孩子回答，並且連忙跑進門去；告訴他爺爺有客人來了。

米柯坐在一棵桃樹的蔭涼底下。在他面前的桌子上；放着一瓶子白蘭地和一鉢子堅果與水果。還有一根老式的長嘴煙斗；米柯是集體農場所產煙草的嘗試人。

這活潑的大孫子迅速地給客人拉過來一把椅子。經過習慣的

歡迎和問候以後，這兩個老人倒出些白蘭地。

尼柯舉起了杯子。「爲了我們回想起你舊日的田園的確切的地址而乾杯吧。我們今天必定要掘出那被埋藏的小桶來。」

米柯若有所思地把手杖移放到小徑砂石上。

「我的房子在那兒，」他說，「這兒就是從前的河道。」

「你的房子！」尼柯帶着鼻音不同意地說。「你怎麼能管那個雞籠子叫房子！」

「也許回想過去的人要做惡夢的！」米柯回答着。「現在，感謝上帝，我住在一所兩層的石頭房子裏，我的雞籠子也比我從前住的房子好了。不管怎樣說，這兒是河。但是我的舊房子的地址，現在是電力站。小桶或者就埋在那底下了。」

『不要這樣急呀，老朋友，』當尼柯敲碎堅果的時候，喃喃地說。『我好像記得我們把牠埋在溪流的上游了——大概離那棵老桑樹有十步遠。』

這兩個老人回想着四十年前以前所發生的事情。在從前，沒有人管這地方叫老桑樹，並且附近所有的土地都是屬於伊拉克里王子的，他非常喜歡排設豐盛的宴會。

根據古傳的風俗，當一個兒子誕生的時候，一桶酒要被埋在地下，一直埋到那孩子成年或結婚的時候。當伊拉克里王子聽說米柯生了第八個兒子的時候，他把米柯召喚去了。王子和客人正在他的消夏王宮裏宴樂——那消夏王宮就是現在集體農場的俱樂部。

「我喜歡可靠的工人，」王子對米柯說。「你已經給我工作了六十年，我要獎賞你。在你的第八個兒子出生的時候，我送給你從我酒窖裏拿出來的一桶酒。把這桶酒埋在地下，一直埋到你的塞爾垢變成了，」這時王子對他的客人裹着眼睛，「一直埋到他變成了——這塊地方的行政官！」

僕人把一個小桶滾到米柯的腳邊。當客人看見牠的時候，他們都大笑起來。米柯迷惑了：那個小桶子看起來和別的酒桶子一樣，除了那上面寫着字之外。客人大笑的原因顯然是在那些字上面，但是米柯是不識字的，他同村子的居民也是不識字的。

在王宮的外面，米柯遇見了他的朋友尼柯，並且告訴了他剛發生的事情。他們兩個人都看出王子的禮物純粹是開玩笑，因為

一個普通農民怎麼能夢想着他的孩子受到教育並且得到官職呢——那祇是在神話中發生的事情。當時在那兒這兩個朋友想要把這桶子劈開，但是王子的僕人強迫他們把牠埋在地下了。

從那個時候開始，四十年已經過去了，這是巨大變革的年代。在格魯吉亞，再也沒有王子了。權力落到了人民的手裏；集體農場農民的孩子都上了學，並且出去到專門學校和大學讀書了。米柯和尼柯甚至都不能記得，在他們的後輩裏有多少男孩子和女孩子受了中學教育和大學教育。這兩個老人也學會了讀和寫——生活在無知裏的時代已經過去了。

米柯的第八個兒子塞爾垢，從莫斯科的一所大學畢了業，參加過第二次世界大戰，現在被選為勞動人民代表的區蘇維埃執行

委員會的主席了！伊拉克里王子從來沒有夢想到他的笑談會實現的。當米柯埋藏那個小桶的時候，他也沒有想到，因為在那個時候，一個農場裏僱工的兒子怎麼能升到那種職位呢？永遠不能！所以他沒有理由記住王子的禮物埋藏在哪兒了。但是時代變了。在今天，有種種理由可以打開那埋藏已久的小桶子了：人民選舉塞爾垢擔任了比伊拉克里王子所提到的更要高貴的職位！老人決定要讓客人吃一驚，並且在宴會上打開那個小桶，打開那個曾經在全村談論過的小桶。但是怎麼樣才能找到埋藏那個小桶的地點呢？

「離那棵老桑樹有十步遠！」尼柯重複地說。「我的確想起來了。牠就在那兒。」

「你忘記了，那棵桑樹的旁邊已經建築了牛奶棚，」米柯反駁地說。「你不能在那個建築物的底下掘下去的。」

「牛奶棚！你要記住電力站，托兒所，醫院和無線電站——這些也建築在那棵桑樹的附近，」尼柯囁囁地說。「我們不能讓酒藏在地下。我們一定要在今天祝飲塞爾垢的健康！」

黑眼睛的大孫子又出現了。

「喬爾吉伯伯來了！他下了馬。他正到這兒來了！」他低聲地說。

「我的孩子，你想要叫集體農場的主席站着嗎？」尼柯說。「再拿一把椅子和一隻酒杯來。」

活潑的瓦諾不見了，過了一會兒，拿着一把椅子回來了。在

他的身後，米柯的另一個後輩，比瓦諾還要年幼，拿着一隻酒杯，跟隨着。

當喬爾吉走近桌子的時候，他恭敬地行禮。『日安，尼柯爺，日安，米柯爺爺。這是另外一種新的煙草——我給你帶來一張煙葉嚐一嚐。米柯爺爺，請你告訴我們，這種煙草是否值得種植。可是宴席準備得怎麼樣了？』主席坐下了。『有什麼事情我能幫忙嗎？』

『謝謝你，一切都準備好了，』米柯嚴肅地回答着，用他的腳塗去了在砂子上劃的痕跡。

米柯不喜歡這個主席。喬爾吉太慫了。這兩個老人要做什麼事情，喬爾吉沒有不參加的：他們需要人幫助做這件事情或那

件事情嗎？他們有沒有柴薪？他們的玉蜀黍田裏的野草除掉了嗎？好像米柯不是一百一十六歲，而是二百歲了！好像米柯不能騎馬了，也不能爬山了。主席的關懷加重了他的衰老，米柯不喜歡人家提到他的年紀。

但是主席堅持着。「那末我沒有辦法幫忙嗎？」

「是的，沒有！」尼柯拿過了手杖，劃着米柯舊日的土地的平面圖。他不理會他的朋友的沉默的抗議，對主席描寫着埋藏那個小桶的地點。

米柯諷刺地笑着。「這不是運木柴，或除掉一塊玉蜀黍地裏的野草。甚至你，有全權的主席，也不能從牛奶棚底下掘出一個小桶！」

「現在我想起來了，」喬爾吉露齒笑着，「我想起來了……」
這兩個老人懷疑地望着主席。

「當我們挖掘牛奶棚的地基的時候，我發現了一個小桶，」他說，「我不曉得那是誰的——我曉得有許多酒埋在我們的土地裏。但是我猜想牠的主人有一天會來認領的，所以我又把牠埋下去了，大概埋在離牆有兩公尺遠的地方。」

「瓦諾！」米柯叫着，站了起來。「把我的馬備上鞍！我們要到牛奶棚去！」

當小桶被掘出來的時候，尼柯勝利地笑着。「讓我們嚐一嚐王子的酒！」他喊着。

「我的朋友，不要這樣急！」米柯說。「仔細看一看。王子

的標記在哪兒？使王子的客人大笑起來的字寫在哪兒？我在九五歲的時候，才學會認字。我學着認字，並且夢想着掘出那個小桶，好看一看那上面寫的字。我仍然還記得王子笑的那種樣子！」

「主席，這不是我們的小桶！」尼柯察看了那個小桶以後說。

「是你們的，不是別人的，」主席露齒笑着回答。

「但是我告訴你這個不是！我們不是賊；我們不要別人的東西！」

「當我們掘地基的時候，」主席解釋着，「鋤頭打壞了小桶子的頭。這不要緊，但是拿來了另外一隻小桶，把酒倒在那隻桶子裏了。但是這並沒有損壞了酒。實際上，使酒變得更好了，今天

晚上我要向你們解釋其中的原因。」

米柯驚慌了。「倒在另外一隻桶子裏更好了？我這一輩子就從沒有聽說過這種事情！主席，你把酒糟塌了！」

「酒是酒；這就是與水不同的地方！」當喬爾吉跨上馬鞍的時候，笑着說。「今天晚上我們要祝飲塞爾垢同志的健康！」他說，並且用鐵馬刺刺着他的馬。

在那天夜晚的宴會上，塞爾垢坐在首位，坐在喬爾吉和米柯的中間。在米柯的旁邊，自然是他的朋友尼柯了。

桌子放在花園裏。電燈掛在葡萄藤中間，蛾子圍着電燈飛舞着，好像蜜蜂圍着葡萄一樣。星星是非常明亮的，就是電燈也不能超過牠們。星星以無窮的花環佈滿了天空。當一個人要從宴席